



一次战地采访

刘 知 侠

一次战地采访

刘 知 侠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一次战地采访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房山印刷厂印刷

字数 349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8 $\frac{1}{4}$ 插页 2

1981年8月北京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5,000

书号 10019·3172 定价 1.25 元

目 次

一次战地采访	1
火线入党	57
红嫂	89
铺草	154
突破口上	187
一支神勇的侦察队	234
沂蒙山的故事	406
后 记	576

一次战地采访

最近，为了写一部以解放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，我又翻阅了一下在战争期间的日记、访问记，以及其他一些文字资料。当我一接触到这些材料时，我就想起了那炮声隆隆、烟火弥漫的战斗岁月。我当时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这个战争，在战场上，我目睹了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在歼灭敌人的战斗中，创造了数不尽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。现在，当我翻着这变黄了的纸张，看着上边记着由于墨水褪色而显得字迹模糊的材料，除了想到这里所记载的动人的事迹而外，同时也情不自禁的联想到了我在战地获得这些材料的一些情景。

下边这个故事，就是我看到材料“火线入党”访问记之后，所想到的在淮海战役里我的一段曲折而有趣的遭遇。

“火线入党”是我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曹八集战斗中采访的一个动人的事迹，为《华东前线》报写了一篇文艺通讯。

当我写“火线入党”的时候，我曾经访问过曹八集战场，也和创造这个战绩的一营的勇士们谈过话，稿子写好了，感到还有些细节需要补充，我还得再到曹八集去一次。因

为在战斗时，我跟着师指挥部在外边，战斗结束时，虽然进去了一趟，但很快就随部队撤出来了。因此，一营在北门坚持战斗的几座房子我没有看到。为了把这篇通讯写得更真切些，我很想再到战地去看看这几座房子。当我把这个意图告诉一营的王、宋副营长时，他们也愿意陪我一道再到曹八集去一趟，以便就地介绍一下当时的战斗情况。为了能早点赶回，我们确定骑马去，从驻村到曹八集是十二里路。

原来一营的营长和教导员，都在战斗中负重伤，战后抬到医院去了。实际上在战斗的后半段，就是这两位副营长指挥的。他俩指挥战斗，都很出色，但是在外形上看，两人却有很大的不同。王副营长面孔白净，举止文静，象个书生，而宋副营长呢，脸孔黝黑，身体强壮，性格却比较粗鲁。当我们三个人各牵一匹马，另带两个骑兵通讯员走出村庄时，正是上午十点多钟，敌人的飞机成群结队的在晴空里嗡嗡乱飞。远近处不时有沉重的爆炸及扫射声传来，因为我军围攻碾庄蒋匪黄伯韬兵团的战斗正急，敌人的飞机都集中到这一带，来替被困的敌人助威。敌机一发现地面上有人影活动，哪怕是一两个人，它就俯冲下来扫射。因此，在战场上，除了东边碾庄一带的炮火响成一片以外，其他非战斗地区，也常点缀着敌机轰炸的轰隆声，还夹杂着俯冲扫射的咄咄声。文静的王副营长，望望天空的敌机，又看看身边的人马，用担心的眼光，看了宋副营长和我一眼，以胶东口音慢慢说：

“我们的目标不算小，可得小心点呀！”

宋副营长很不以为然的吼了一声：“没有事！走！”说着就跃上他那匹花斑马。王副营长在上马前，用探问的眼神，望了我一下，意思是说，“怎么样？你能行么？”

为了不愿意在这些英雄们面前表示胆怯，我用眼睛答谢了王副营长的好意之后，说了句：“没有什么，走吧！”就也跃上马去。我们就这样动身了，第一个勇猛的奔出去的是宋副营长，接着是老王和我，我们五匹马奔驰在村外的原野上。

我们骑着五匹马，在原野上奔驰，马蹄击打着地面，在我们身后扬起一长溜滚滚的尘土，后边的尘土还没消散，新腾起的尘土又云烟一样涌来，足有半里路尘烟紧紧的拖在我们后边。王副营长的估计并没有错，这个目标很大，我们没跑上几里路，就被敌人的一架战斗机发现了。它从左边向我们身后袭来。

“注意！敌机过来了！”王副营长向前边的宋副营长提出警告了。可是宋副营长满不在乎的叫道：

“不要紧！快跑！”

当时我觉得这个宋副营长真是冒失鬼，马和飞机赛跑，能有个什么结果呢？可是我看到前边的马在更快的急奔，我也催着坐骑急追上去。我一边跑着，一边回过头来，看看敌机，已经飞到我们身后，笔直的向我们追来，我们虽然更快的飞驰，可是马达的声音却愈来愈近了。

飞机追马，是用不着多少时间的，眼看敌机从后边朝着

我们的头顶俯冲下来了，螺旋桨磨擦空气的嗡嗡声，现在已经变成尖厉的沙沙声，敌机马上就到头顶了，只看见跑在前边的宋副营长扬起左手，向左边一指，吼了声：

“向左转，停！”

他突的一拨马头，折向左边一个长着几棵柳树的土坎下边，一闪眼工夫，我们这支小马队打了个旋，就突然停在那里，就在我们刚停下的这一刹那，通！通！……沉重的扫射声响了，一排排子弹，打在土坎上，在土坎上扬起了一长串尘烟。

随着敌机的扫射，我的心虽然在一阵阵跳动，可是我却对这位冒失的宋副营长感到敬服，他真有一手，他那么果断、迅速的摆脱了敌人，因为马能突然停下，而飞机却不能在空中停下来，它呼的就在我们头上闪到前边去了。

当飞机一闪过我们的头顶，宋副营长就叫了一声“走”，他一马当先，我们追随在他后边，跃出土坎，奔上大道，朝着飞机飞去的方向奔去。我们理解宋副营长的意图：他想在敌机绕到我们身后的这段时间里赶一段路。果然，在我们继续向前飞奔的时候，敌机向右转弯了，渐渐的绕向我们身后，当我们争取时间，又跑出几里路的时候，敌机又从身后俯冲下来了，可是我们又象第一次一样，很巧妙的急勒住战马，折进一块洼地，敌机的扫射又落了空。

就这样，我们又和敌机打了个照面，就到达曹八集了。一靠近村庄，地形复杂，便于隐蔽，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当我们把马拴在一截长着树丛的短墙边，挥着脸上的汗水时，

眼望着敌机垂头丧气的向远空飞去。

我们沿着一营进攻的道路，向这个小集镇走去。曹八集是个小集镇，四周有着不高的石砌围墙，围墙外边是又宽又深的水壕。北门外还有一些住宅，和市镇隔着一条长长的石桥。一营就是以北门外的这一片住宅作为进攻出发地，然后沿着这座石桥冲进北门的。

我和王、宋副营长站在北门外的桥头，脚下的土地，都被炮火烧焦了，桥两边的房屋，都被敌人的炮火打成乌黑的屋框，断壁上残留着累累弹痕，屋上的柴草都化为灰烬，落进屋框。屋里的东西烧完了，有些什么没烧透，还在冒烟，随着烟雾的缭绕，发出一股烧焦的粮食和油漆木器的味道。

登上石桥，才看清了桥身是三条狭长的石板拼架起来的。桥身的石板，被炮火打得有些残破了，上边有些地方熏黑了，有些地方染着战士的血迹。看到血迹，我想到这是勇士们昨夜留下的，他们端着机枪迎着激烈的炮火冲上桥去的雄姿，又浮现在我眼前：炮弹的爆片，插进他们的身体，他们咬牙拔掉后，把带着自己血肉的弹片，抛进这桥下混浊的水壕，勇猛地冲进敌群。

桥下的水，确实是污浊的，因为昨夜双方炮火隔水射击，水壕打得象开了锅的沸水一样。手榴弹、炮弹象雨点样往水里落，掀起山峰似的水柱。水底的鱼被炸死了，没有碰到弹片的也被震昏了。因此，当我们现在看着污混的水面时，上边除了飘着带血的布片、碎纸而外，还有几条鱼儿，翻着白肚，死在水面。我看有几个帮助打扫战场的民兵，用杆

子把鱼拨到岸边，用绳缚着拴在步枪的尖顶。他们背着步枪，尺长的鱼儿，在肩后摆动。

石桥靠近北岸的那一孔，并排的三块狭石板，整个断了，石条落进水底，现在上边架着一条长木板，我们从木板上走过。走上木板时，王副营长告诉我，他们进攻北门时，这一孔还留一条狭石板可以通过。后来又被敌人的炮火打断，因此，阻拦了后续部队的前进。

我们走上北门，敌人的阵地和工事，都整个呈现在眼前。原来敌人是以四周的短石围墙作屏障，构筑工事进行顽抗的。围墙上都挖有射击孔，围墙后边都挖了堑壕掩体。但是这强固的工事，却挽救不了他们，他们覆灭了。现在堑壕里都填满了敌人的尸体。北门是敌我反复冲杀、争夺最厉害的地方，所以这里的敌人尸体特别多。

进了北门，是一条市镇的南北大街，街道都是石板铺起来的。王副营长指着紧靠北门、街左边的两家店铺和后面的几座房子，对我说：

“我们冲进来，就占领了这几座房子，和敌人战斗，一直坚持到最后。”

我看着眼前的这一片房子，在我的想象里它一定是破烂的，但是实地看起来，它比想象中的还要破烂得多。它被炮火打得百孔千疮，象经过了一场大地震一样，房屋被摇撼得东倒西歪。东北角几间已经烧成屋框，其他的虽然没有焚毁，可是屋顶被炮弹打得象透风的篱笆，有的屋顶已经塌下来，一边着地了，那一边被墙壁支着；有的屋顶整个落了

下来，又被屋里的木柜、货架等物顶着。人只能弯着腰走，或在里边爬行。所有的门窗、木器，都有着数不清的弹痕。屋里地上铺着厚厚的尘土，什物的碎片，成堆的子弹壳，还有手榴弹的拉弦。

为了看个究竟，我们走进了一家店铺，由于墙壁的倾斜，屋顶下塌，使我们不得不弯着腰，挤着破烂的木器，小心地摸索着向里边走，因为一不慎，头就会碰着屋椽。象我们这几个人，在屋里活动还这么困难，而昨夜一营的勇士们在这里坚持的艰苦处境是可想而知了。现在乍一看，不要说进去一个营，就是一个连也进不去。可是事实上，我们一营的指战员确实是在这里坚持战斗，苦战十个钟头，最后配合外边冲进来的兄弟部队全歼了敌人。

这也不难理解，为了夺取战斗的胜利，我们的勇士们什么困难都能克服。敌人集中全师的炮火，可以把这一带房屋摧毁，但是却丝毫动摇不了我们勇士比钢铁还要顽强的意志。这一带房屋四周的成堆敌人的尸体就是明证。他们可以把房屋打得破烂不堪，但是却不能靠近房屋一步，因为在这残墙断垣里边，有着我们无坚不摧的勇士，把敌人坚决的消灭在反扑的路上，敌人反复反扑的代价，只能在房屋周围构成一个尸体圈。

我们一边看着，王、宋副营长一边和我谈着当时战斗的情况，并指出火线入党的地方，不知不觉的我们走进一个狭小的天井，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小矮小的老人，老人满身泥土，在整理着破碎了的家具，他的脸色是沉闷的，但是当他一看

到我们几个解放军进来，他的脸色开朗了，眼睛里迸出喜悦的火花，就迎上来说：

“同志们！来了么？你看这里乱糟糟的，连个座位都没有。”

王副营长问：“老大爷！你在干啥呀？”

老人指着破屋里的东西慢慢的说：“我在收拾一下，这是我的屋子啊！”

啊！原来他就是这房屋的主人。我就接着问：“老大爷！打仗时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
老人脸上流露出一种严肃的神情对我说：“同志！我就在这屋里呀！”

听说战斗时老人也在这里，性急的宋副营长也有些惊讶的望着老人说：

“打仗时，你在这里，我怎么没看见？”

老人说：“我躲在柜子下，一点也没敢动。”

我向这位老人介绍了王、宋两位副营长，告诉他，就是他俩带着一营解放军在这里和敌人战斗的。老人一听说昨夜在他屋里指挥作战的同志来了，兴奋的走上来，紧握着王、宋副营长的手，激动的说：

“你们打得真强啊！好样的！有了你们这样的部队，蒋介石准得垮台。奶奶！这些遭殃（中央）军真坏，净糟蹋老百姓，早该把他们消灭掉。你们打得好。”

老人被战斗胜利鼓舞着，他亲眼目睹了解放军如何顽强的消灭敌人，为人民消除了祸害。由于昨夜在激烈的战

斗过程里，他和战士们一道度过了那最严酷的时刻，因此，战斗结束后，他也很自然的和战士分享了胜利的喜悦。虽然敌人的炮火摧毁了他的房屋、用品，但是万恶的敌人终于在他面前覆灭了。面对着这样辉煌的胜利，老人感到自己付出这点损失，算不得什么。

虽然这样，但是我还是用安慰的口气，鼓舞着老人说：

“老大爷！你的房子在战斗中也出力不小呀！英雄们
在你的房屋里战斗，你的房屋应该说就是英雄的房屋。”

老大爷笑着说：“同志们为了消灭敌人，不惜流血牺牲，我这点损失还算什么！”

我们离开了老人，就又回到街上，顺着石铺的街道，向南走去。准备出南门，绕道回部队。

街道上除了到处散见的敌人的尸体而外，还有些被击毙的死马、死骡，横陈在道旁，或墙脚边。从外面逃难回来的居民们，都拿着刀子，蹲在这些死牲畜身旁，在割马大腿上的肉，准备带回家里煮着吃。马死不久，天气又冷，马肉还是新鲜的，煮着吃还是很可口的。

当我们继续沿街走去的时候，发现有些住户的门楼下边，有几个敌人的伤兵，他们一看到我们，就很快的躲进门里去。我军是优待俘虏的，战场上的敌军伤员，我们都和自己的伤员一样，抬进医院去医治的，怎么把这些漏掉了呢？我把这个问题，询问王副营长，可是王副营长还没有回答，性急的宋副营长就气呼呼的说话了：

“这是他们自讨苦吃。他们在战斗中被打伤了，战斗结

束后，我们打扫战场，是会把他们送进医院去的。可是他们思想顽固，怕我们再打死他们。当我们打扫战场的同志走到他们身边时，他们却夹在死尸中间装死。等我们的同志过去了，他们又爬出来。你说他们现在受罪，还不是活该！”

王副营长对待问题比宋副营长冷静，他说：

“这完全是敌人反动宣传的结果，怪不得他们。将来我们还得把他们送进医院里去。”

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，从一个转角处，走来了两个打扫战场的战士，他们背了些捡来的武器，还挟着一些敌人的文件。我看到一个战士手里拿着两本精装的敌人的日记本，在战场上经常会捡到这种日记本的，我们的战士都很喜欢要它。战士感兴趣的并不是那里边记的东西，而是那些还未写上字的空白纸页，他们把有字的撕去，留下半本印刷精良的空白页，作为学习文化之用。

这两本敌人军官的日记，吸引了我，因为曹八集战斗，我军英勇歼敌的正面材料，我已知道很多；现在我很想了解一下敌人内部的情况，尤其是在我大军围歼下，敌人当时的狼狈情景。要了解这些，敌人军官的日记，对我就很有用处了。

我借口要看看他们捡了些什么文件，就向两个打扫战场的战士走去。王、宋两位副营长也随着跟了上来。

两个战士看着有指挥员在他们面前，就很拘谨的把所有捡来的文件，摊在我们面前。我并没去翻别的，顺手就拿

起了那两本日记。

一本是蒋匪黄埔军校制的，扉页有蒋匪介石的照片和题词。日记的文字不多，也很简略，但粗看起来却有不少的反共滥调。显然这是蒋匪培养出来的、反动透顶的法西斯军官写的。这日记对我没大用处。我就把它还给了战士，我觉得战士很可以把那几页废纸撕掉，作为他学习文化的笔记本。

另一本日记倒很使我注意。这是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黑色封面的“生活日记”。扉页贴着日记主人的两张照片，一张是着军装的，另一张是童年的。照片下边有着一首自题诗。日记的本文记得很多，几乎写了一大本，文笔还算秀丽，文字中间，没有反动军官惯用的“共匪”字样。我觉得从这里也许可以找到一些反映蒋匪军内部的真实材料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不能细看里边的文字，急忙往后翻，看看他记到什么时候。翻到最后一页文字时，这篇日记的年月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。小标题是：“死的威胁”。我们围攻曹八集的日子是十一月十日，他记到九日。这说明当他写这篇日记时，也许我军围歼他们的炮火，已经在他头上响了，当然，他会感到死的威胁的。

我感到这本日记对我很有用处，就抬起头来，对战士说：

“这本东西我工作上很需要，把它送给我吧！”我突然想到这本子上还有一小部分空白纸页，没等战士回答，我又马上打开日记本，翻到文字与空白的分界处，补充说：

“如果你们要这些空白页，我可以撕给你们。”

战士很慷慨的说：“你拿去吧！”

我拿了日记本，向战士表示了谢意。看看天色已过中午，我们就骑着马奔出曹八集，回驻地去了。

一路上，当然会有敌机骚扰，但是有我们两位英雄的营长在一起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了。

回到一营驻地，在营部吃了午饭，我告别了王、宋副营长，到团部去。在团政治处我把已写好的“火线入党”稿子从新读了一遍，根据这次到曹八集战地的感触，又作了一番补充与修改，就交给了政治处代我转到《华东前线》报社。

稿子发出后，我感到一阵轻松，就到团政治处方主任屋里去了。方主任是位眉清目秀的青年政治工作者，工作有魄力有办法。他是抗日初期我在陕北抗大学习时的同学，这次我到他团里来采访，他给我很多帮助。现在我来找他，为的是和他告别，我想在今天下午，赶回师部，再转到碾庄战地去作新的采访。

一进屋子，这位方主任正在召集团的政治工作干部开会。他一看到我，就知道了我的来意。

“老刘！不要急着走嘛！等一会我开完会，咱们再在一块谈谈，一定等着啊！会马上就完了。”

他向我说了这几句，就又埋头于紧张的会议里了。为了不过多的打扰他，我就退到屋外。本来我的行李都已准备好了，向他告别后马上要走的，可是他又这样热情的约我

谈谈，我怎好不答应呢？不畅谈一下，就匆匆的走了，也真有点对不起这位热情的老战友。

在等方主任开会的这段空余时间，我没有什么事好作，就到团部驻地的村边去散步了。

这时正是下午三点钟，太阳已经偏向西南。微风拂过，晴空里朵朵白云，在轻轻移动，这本来是冬季里的一个晴和的好天气，可是太空的一切宁静景象，却都被敌机搞乱了。云层上下经常有飞机的小黑点，穿来穿去，忽隐忽现，把那厌人的“嗡嗡”声送到地面。地面的远近处，常有投弹和扫射声传来，黑色的烟柱，不时腾空而起，哒哒的扫射声也响个不停。这种敌机的“嗡嗡”声和轰炸、扫射声，在淮海战地几乎成了从早至晚，甚至夜里的一种惯常音响了。因为蒋匪主力被困于淮海地区，面临将要覆灭的命运，作垂死挣扎的蒋匪介石当然调动他所有的破烂飞机来全力支援的。我们的战士仰望天空成群的敌机，鄙夷的说：“别再来吊丧了！”战士这种豪语说得很有根据，因为每次战斗，敌机照例要来支援，可是哪一次也没救出被围困的蒋匪军。因此战斗一开始，战士们就讽刺它又来吊丧了。

事实也正是这样，敌机的嗡鸣，比起现在东边围歼碾庄敌人的我军强大的炮火，它显得太渺小了。它渺小得象巨大的锣鼓声里一缕低沉的胡琴的呻吟。

我的视线，离开了晴空云朵之间的敌机，站在一个池塘边的小树林里，侧耳静听东边碾庄传来的炮声，大炮连珠般发射，响成一片，象滚了锅一样。机枪和步枪声象刮风似的